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三十次全体会议

1996年10月10日,星期四,下午3时
纽约

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马来西亚)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瓦努阿图代表团团长让·拉武-阿基先生阁下发言。

拉武-阿基(瓦努阿图)(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就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最衷心的祝贺。你在双边和多边外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我的国家瓦努阿图共和国和贵国马来西亚有着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我还愿代表我国向你的前任,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表示感谢,他以献身精神干练和娴熟地指导了大会第五十届会议。

我还愿代表我国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赞赏,赞赏他自开始为联合国组织服务的任期以来始终不渝地进行了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重申,我国政府支持根据传统非洲有权得以连任的原则。

我国政府对裁军和军备控制的措施作了微薄的贡献。这一微薄的贡献是在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领域内作出的。关于常规武器,瓦努阿图共和国于1996年7

月10日,通过裁军事务中心,向秘书长提供了秘书长根据大会1991年12月9日第46/36 L号决议建立的常规武器登记册中涉及的武器进口、出口和再出口的资料。我提到的这一资料载于1996年8月20日文件A/51/300中的秘书长的报告。

我愿再次确认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关于全面消除杀伤地雷的立场。的确在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上,瓦努阿图共和国对题为“暂停出口杀伤地雷的第50/70 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我们都知道,杀伤地雷的大多数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我国政府通过区域和国际两级措施作出了微薄的贡献。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区域一级。

瓦努阿图共和国去年加入了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拉罗汤加条约》。我借此机会代表瓦努阿图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祝贺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们去年签署了《条约》。我国政府欢迎法兰西共和国9月份批准《拉罗汤加条约》的《议定书》,并赞扬它倡议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专家小组到法属波利尼西亚法国核试验场地进行放射性研究。

在全球核裁军方面,我在1996年9月24日代表我国政府签署大会在1996年9月10日通过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此外,我国加入了于1968年7月1日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开放供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支持无限期延长该《条约》。

瓦努阿图共和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一样,注意到今年夏天国际法院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该《咨询意见》是有利于核裁军的新承诺。

瓦努阿图共和国已经采取和在今后几年中将采取的措施主要为了表明我们对全球全面彻底裁军的承诺。

我愿对一些区域冲突、即中欧的前南斯拉夫、非洲大陆心脏的大湖区及中东的冲突表示我国政府的看法。关于中欧前南斯拉夫局势,我国政府欢迎9月14日举行的选举作为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前途的重要步骤。在非洲大湖区,我国政府支持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密切合作努力避免该区域发生普遍战争。最后,关于中东局势,我国政府祝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团在1996年10月6日上星期六决定恢复导致该区域持久和平的讨论。

在国际法方面,联合国通过国际法委员会必须在编纂国际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瓦努阿图共和国和联合国其他会员一起要求全权大使国际会议,委托其审议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国际法院规约草案并缔结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公约。

在人权方面,瓦努阿图共和国国民议会在1995年9月通过有关调停人办事处的法律。调停人在1995年末开始工作。我借此机会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在美拉尼西先锋成员合作情况下提供宝贵的技术援助,帮助我国政府全面和较快地执行上述法律的规定。除了调停人的作用之外,明显更重要的是基本法——《瓦努阿图共和国宪法》,它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个人自由。

我愿回顾瓦努阿图共和国总理在去年纪念《联合国宪章》通过五十周年时,在这里作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确认瓦努阿图共和国支持改革并合理管理联合国系统。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我国政府的意见,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表必须如实反映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支付能力。

在发展领域,我国政府将参加明年召开的专门评估《21世纪议程》的大会特别会议,并同在此表达这个意见的其它代表团一起希望对环境作出新的承诺。在这方面,1986年在自然资源部主持下成立的瓦努阿图国家环境局—环境股—将同大洋洲区域环境方案密切合作,努力从事太平洋区域的筹备工作,以便为大会特别会议的工作作出贡献。

去年,我国政府通过内部事务和下放权利部关于在瓦努阿图共和国境内适用下放权利法的决定,把省的数目从11个减少到6个。这项裁减的目的是,首先,使大岛屿可以帮助小岛屿;其次,给各省份分配财政和人力资源;最后,展示我国政府为各省利益下放行政和公共职能权利的意愿。换言之,政府鼓励各社区及个人参加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这方面,我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多边伙伴身份参加大洋洲左右国家的区域努力,更具体地说,感谢它对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起草有关瓦努阿图可持续发展之书提供了宝贵的协助。我国政府已于9月23日向新闻界介绍这本书。

最后,我愿再次重申瓦努阿图共和国对联合国的信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庵雷·威拉旺先生阁下发言。

威拉旺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我要代表泰国政府和人民最热烈地祝贺阁下当选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本届大会标志着联合国下一个五十年的开始。我相信,本届会议将在你的领导和指导下成功地开始联合国在下一个五十年和新世纪的工作。

根据我们迄今看到的情况,你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实际上,你通过在过去三个星期中坚持准时开会并不对会前拖延半小时的传统屈服,防止了浪费联合国及其会议国的时间和金钱。这一行动确实是领导能力令人敬佩的展示,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今后看到此类更多的建设性主动行动。

泰国作为马来西亚的近邻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特别高兴地看到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你在本届会议的各项努力中都可依赖我国代表团最充分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向历史性的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主席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表示衷心赞赏,他在使第五十届会议和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真正具有重大意义和卓有成效方面作出了非常令人称赞的努力。

我国代表团特别感谢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在促进大会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各工作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和安全理事会其它有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工作方面发挥了其作用。在他的指导下,该工作组已能够首次通过一份可为各方接受的实质性全面报告。

但我们迈入联合国下一个五十年和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时,有一点正变得日趋明确,即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久将生活在一个与今天非常不同的新时代。本世纪最后几十年已经为永远改变我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全球模式的变化搭起了舞台。

近年来,人口爆炸,意识形态潮流衰退和技术及通讯革命等实践已经使管理粮食和资源,保护环境,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需要、教育和保健以及促进人权与平等、民主与廉正等问题处于首要地位。

联合国和其它地方都有明确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突出存在将持续到下个世纪或更久。如果我们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以有效方式对待他们,完成过度并适应模式的变化,我们就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全面办法。这种办法应该是事先采取行动而非事后作出反应,并应能够给今后时代提供新的方针。

制订和执行这种办法需要全球一级的领导。联合国作为处理大量日常全球问题的唯一国际机构,享有提供这种领导的独特地位。

泰国深信,为了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联合国必须首先在所有三个级别进行改革和重振——政府间、组织方面

和管理方面。正因为如此,泰国极为重视大会关于联合国改革的五个工作小组的工作。泰国认为,如果各会员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并进行合作,每一个工作组不久就能向大会提出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将成为单一的全面改革计划的显著内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工作组中多数已经存在了两年至三年,但就关键问题达成妥协还遥遥无期。而且,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些工作组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这种令人沮丧的设想无疑对联合国未来将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世纪。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我们要让各工作组的工作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正是时候。我们越犹豫,越争吵,对联合国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改革的可能性就越小。

由于某些工作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一些会员国开始建议为它们的工作规定最后期限,泰国认为没有必要规定这种最后期限。事实上,泰国认为,如果在一两年内不能达成严肃的妥协办法,进行改革的势头就将消失。到那时,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担心最后期限或联合国在自我管理 and 在处理第21世纪问题方面的效率和效力。不进行必要的改革,联合国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因此,我国代表团谨呼吁所有会员国加紧努力,本着合作与妥协精神,为了更大集体的利益,帮助促进各工作组的工作,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工作小组将能够向大会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最终可以制订一套全面的改革计划。21世纪必不可少地是一个更有能力、更有代表性、更加负责任和管理得更好的联合国。

年复一年,我们谈论改革联合国的必要性。年复一年,我们都回到同样一个问题:各会员国促使联合国成为它们说希望联合国成为的机构的意愿或者更确切地说缺少这种意愿。仅仅在口头上说说并不能改革联合国。没有各会员国的政治、物资和财政支持,就不可能对联合国进行有实际意义的改革。尤其是会员国不履行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不仅破坏联合国改革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联合国在某些方面目前效率不高的根源。正因

为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成员国故意不缴纳对联合国的分摊费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在政治和法律上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当我国代表团谈到联合国领导时,我们具体提到的是两个领导来源。首先是大会,因为这是联合国最具有普遍性、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机构。另一个是秘书长,他是本组织的首席行政官员。

就大会而言,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继续强调大会在与联合国其它主要机关相比时更加突出的地位。这种突出地位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应该落实到实际中。应该根据《宪章》的规定,使大会成为所有重要问题的最后决策机构,而不是在其它机构制订的决定或协议上盖章的橡皮图章。大会必须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声音,成为国际社会道义上的指南针。

就秘书长而言,我国代表团认为,21世纪要求联合国首席执行官具有极大的勇气和远见。这个人必须有勇气采取大胆行动,为他或她认为正确的事情力争,并且促进和捍卫全体的更大利益。他或她必须有远见,有管理才能,使联合国成为我们时代最有效率和目的最明确的国际机构之一。鉴于秘书长的责任日益重大,泰国倾向于支持设立秘书长代理的职务的想法,这些秘书长代理应该在其负责的整个职权范围内有权代表秘书长。而且,为了使联合国秘书长在不受不适当外来压力干涉情况下充分行使职责,秘书长应该仅任期一届,任期可以定为五年或七年。

通过大会和秘书长之间的密切协调和合作,可以高效率地制订和执行一个通向未来的全面办法。在发展和执行这种新办法时应该以联合国主要宗旨为指导原则,这些宗旨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双重责任是联合国存在的基础。这种双重责任已经成为争取全球合作的象征,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各会员国应该热情地、充分地合作,以继续追求这些目标。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赞赏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提出了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等倡议。秘书长在本十年初期提出这些具有远见的非常重要的文

件,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蓝图,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蓝图规划和想象一个新的联合国的新方向。

象我前面指出的那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今后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21世纪的主要概念是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人力和社会发展。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更加注意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种看法并非由于泰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由于我们认识到,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可持续和平与繁荣的必要前提。

特别是在国际一级,在这些方面的职能性合作可以创造一种以善意和互利为基础的彼此依赖的网络,这将有助于消除冲突和误解。正是由于泰国的这种看法,它始终坚定地主张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开展联合国的活动,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活动。泰国积极参加了改革这些领域中的联合国机制的努力。泰国致力于联合国发展努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它同意在2000年主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十届会议。同时,我们感到满意的是,由联合国组织的五个重要国际首脑会议,其中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及今年早些时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生境二会议证明是有益的,这些会议使会员国集中注意发展的各方面问题并在它们之间发展一种共同的设想和一项全面合作战略。我们希望,这些会议的结果将有助于使会员国确信需要为联合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努力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和合作。

我们相信,国际合作能够促进发展,但我们还认为,发展努力首先应始于本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泰国一贯非常重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平衡。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泰国的所有国家发展计划中。目前,泰国正在开始执行第八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感到特别自豪,因为人力发展首次成为计划的中心:这是一项以人为核心的国家发展计划。并非偶然的是,该计划的核心正好切合联合国最近的努力以及秘书长在“发展纲领”(A/48/935)中阐述的联合国发展战略。事实上,该计划的制订正是为了补充和适应地方、全国、区域和全球的发展努力。

作为一个有6千万人口的国家,泰国认为,人力和社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无疑

是它的公民。因此,泰国政府多年来执行了数以百计的皇家全国发展项目,其内容从环境保护到教育,从农业到公共卫生。这些项目往往是在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陛下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其中一些项目,例如通过种植替代作物医治毒品的项目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并正在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密切合作实施。因为今年是泰国庆祝国王陛下登基五十周年的一年,所以我们比以往更坚定地走这条路,并再次承诺致力于促进我们亲爱的国王所如此关怀的事业。因此,在今后的年月里,泰国将继续努力工作,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实现可持续经济、人力和社会发展目标。

各国可借以实现其经济和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国际贸易。因此,公平地对待所有国家并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同样的机会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一些国家利用非贸易问题,例如人权和劳工标准作为贸易谈判中的杠杆。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努力通过本国宪法行使治外法权,侵犯其它国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和贸易做法的自由。

我国代表团以最坚定的态度强调,将贸易与其它问题分开处理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必须继续是自由和开放的,而不受不良动机的牵制。不能将非贸易问题作为掩盖新保护主义政策和做法的烟幕。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只会葬送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取得的进展。

如上所说,泰国相信以下经过时间证明的观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所进行的职能性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可以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产生积极的附带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泰国正在无所事事地等待着这种影响的实现。相反,泰国象过去一样继续积极参加国家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活动,并警觉地时刻注视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和安全事态发展。我们所密切注视的事态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进程、中东的脆弱和平努力,以及在类似以下多种地区正在发展的局势:安哥拉、海地和东斯拉沃尼亚、巴兰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

特别是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和不结盟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调员,泰国非常支持以下意

见:应重新研究联合国维持和平方面的全面政策。我们认为,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广度、深度、目标和任务方面,应该有明确的指导准则和原则,以确保联合国在冲突局势中的活动是实际的、有意义的和有成本效率的。

联合国目前正面临着财政危机,因此,泰国还支持以下观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应该有明确的时限。在目前存在的十六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两项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一项始于六十年代,二项始于七十年代。这五项维持和平行动已进行了几十年,并迄今使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花费了将近2亿4千万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461名维持和平人员丧生。看着这些数字,我们不能不自问,是联合国并没有维持和平,还是有关各方不愿意有和平。答案是,国际社会正在为这些行动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看不到任何终结的希望。

由于国际和国内冲突仍在激烈进行,军备贸易仍是生财之道。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会议也将在其1996年集会上通过关于军备转让问题的指导方针感到满意。尽管这些指导方针缺少法律力量,但它们是消除非法军备,特别是小型军备方面的重要步骤。在我们一生中,这些武器给世界各地的人民造成了太多的损失和痛苦。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与这种管理军备流动努力同时进行的是也应当有办法将那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和暴力行为的人绳之以法。正是本着这种信念,我国代表团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关于犯罪和公共安全问题的宣言》,以及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努力。尽管这些机制不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但它们总是使我们希望,对于这种罪行会作出相应的惩罚。

关于毁灭人类的问题,最可怕的莫过于核灾难的威胁。因此,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大会现在已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而且现在已开放供有关国家签署。一旦进入实施阶段,这项条约将是对1995年无限期延长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重要补充。

然而,不论是《全面禁试条约》还是《不扩散条约》都不足以保证人民不受核浩劫的威胁。我国代表团认为,

保护世界免遭核灾难的唯一切实途径是消除所有核武器。这可以在明确的时间框架内一步步进行。首先,我们可以本着国际法院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咨询意见精神,剥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最后,我们可以把全面消除各种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21世纪的首要优先事项。

去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这里,对联合国服务人类五十年表示敬意,并重新承诺继续与联合国共同努力,以实现《联合国宪章》设计者们的梦想。在上述场合下通过的宣言中,各国领导人还承诺

“要使以各国人民的名义成立的联合国在21世纪有适当的能力,经费和结构为各国人民有效的服务”。(第50/6号决议,序言部分第5段)

今天,我在此再次重申这一承诺,并进一步提议联合国承担将帮助指导我们进入下个世纪的领导作用。在提供这种领导作用时,联合国不必脱离它在过去五十年中从事的工作。联合国应当继续它在以下领域中所作的最好努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人类和社会发展;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促进民主和人权;环境保护;以及技术合作。唯一的区别是联合国将来必须以一种更有效和效率更高的方式更好地从事这些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本组织必须设想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这将帮助会员国及其人民制订一个普遍和全面的方式,以应付正在出现的21世纪范例。

我们即将迈过进入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时代的门槛。通过联合国的领导,我们可以将挑战变成回报和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会员们,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5分钟为限,而且各代表权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布瓦基拉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布隆迪代表团认真地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的讲话,介绍他们各国政府对国际局势和本届大会议程中各项目的立场。

有的发言特别提到我国1996年7月25日政治变动以后的局势。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各国代表团关心布隆迪。总的来说,各国对遭受野蛮和大规模制裁的我国是友好和同情的。

然而,有些代表团似乎不了解过去两个月中布隆迪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谨提及马拉维代表1996年10月9日在大会上的讲话,他对我国政治局势变化的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同他的说法相反,今年7月25日没有政变。真相是那天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对面临威胁的全国人民的一次拯救行动,一次由民间社会和我国其它重要力量促成的行动。

今年10月1日,布隆迪外交与合作部长在这一大会厅上发言,阐明了事实真相。在那次发言中,他向许多代表团团长介绍了布隆迪的政治局势。他在10月8日会见非洲国家集团时,抓住机会,花时间向在座的代表团耐心地叙述事实。他回答了当时提出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马拉维外交部长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有些惊讶地看到,马拉维部长不顾给他的答复,作了与布隆迪的真实情况相矛盾的发言。

鉴于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要再次澄清如下:7月25日下台的政权完全没有力量保证处境危险的我国生存下去。1996年7月25日之前存在的政府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政府。它是各政党缔结的一项《政府公约》以创造一个在过渡时期中治理布隆迪国家的实体的产物。在这项《公约》签字的所有政党,已经撤回他们对1996年7月25日以前的政权的共和国总统的信任。一场大众起义即将爆发,并将推翻没有能力恢复国家和平的政权。

1996年7月25日前政权的总统事实上已经辞职,因为他在某一外国大使馆避难。鉴于国家局势的恶化,国内各有生力量请皮埃尔·比尤亚总统暂时掌权,拯救国家免于大乱。他是一个有名的恢复国家团结的高手,民主的坚定信徒。

如果邻国对布隆迪实行的总禁运没有妨碍物资和人员的自由流通,新政权早就会向许多国家派出特使,向他们介绍1996年7月25日以来布隆迪国内事态的真相。新政权已经提请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派观察员来布隆迪,证实布隆迪国内的情况。任何愿意的国家都可以派一个观察团来布隆迪,那样他们就可以在谈布隆迪的局势时充分了解事实。

比尤亚总统建立的政权决心恢复国家和平,同我国所有有生力量,包括所有武装派别进行对话。

姆布尼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就毛里求斯总理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到我国的内容,行使答辩权发言。

正如我10月4日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所说,斐济政府已经任命一个独立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审查1990年的《宪法》。根据这部宪法,土著斐济人在议会中享有多数,这个由新西兰的保罗·里夫斯爵士领导的三人委员会已经完成工作,就在上个月向政府递交了他的报告和建议。该报告已经递交给议会,一个由议会中所有政党代表组成的一个议员联合特别委员会昨天已开始审议该报告和那些建议,以求协商一致。

这次审查的目的之一是保障和保护单独拥有和占有斐济岛3千多年的土著斐济人,当然也是为了保障和保护在斐济的其它社区。土著斐济人占斐济人口的多数。根据政治准则,民主以多数原则为基础。

我不能推测或者预料议员联合特别委员会审议的结果将会怎样,这样做不适当。然而,斐济的土著人民了解世界历史上甚至今天各土著人民的命运。在一些国家,土著人民已不复存在,他们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的文化几乎被遗忘。在一些国家,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人口减少了。他们已经被排斥到边缘,就象在毛里求斯。土著的斐济人不想落个同样的命运。另外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土著斐济人通过他们拥有土地的单位,拥有全斐济土地的83%,给他们所有权。

斐济的问题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权利问题。要就一种宪政架构达成全国共识,以保障、保护和加强占人口

多数的土著人民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土地,他们3千年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并且同时保障、保护和加强斐济其它社区的未来。

我国政府的重点不是英联邦俱乐部成员资格。解决宪法问题是斐济的最高重点。

坦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这次行使答辩权要谈的是希腊外交部长潘加洛斯先生1996年9月27日的发言。在谈细节之前,我要强调一点。

我们感到遗憾,一个国家政府的一名成员企图利用大会来表达没有根据和误导的观点。我们希望有一天希腊不再认为有必要歪曲事实。

我们恳切希望西米蒂斯总理领导的希腊政府能对改善土耳其与希腊关系采取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态度。改善关系需要诚意,但是,潘加洛斯先生用来攻击我国的言论不符合这种做法。

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问题大多数涉及爱琴海。这些争端的和平解决首先需要双方对话。因此,土耳其已经多次宣布准备同希腊进行建设性对话,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但是,希腊一再回避谈判,借口现在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是“问题”,而是土耳其侵犯希腊的主权。

这完全不是事实。希腊歪曲事实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希腊外交部长声称土耳其作战飞机侵犯希腊领空。希腊是我们所知道世界上唯一声称有不同的领空和领海的国家。按照国际法,国家领空的宽度必须同领海的宽度一致。《1944年芝加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1条和第2条明确反映这一点。希腊领海6英里但却声称国际领空10英里,这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因此,希腊在这一问题上的抗议是不合法,不合情理的,是爱琴海中的一种扩张主义和侵略态度的一种反映。

对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在于,希腊宣布它要单方面把在爱琴海的领海水域扩展到12海里,从而获取对爱琴海国际海域、空中和 underwater 空间的控制权。希腊已经占有爱琴海的42.5%,它的这一行动的最终结果将是把紧挨着爱

琴海的另一个国家土耳其与国际水域切断。土耳其海岸将被希腊领海水域包围。

希腊搬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这种单方面的威胁态度的依据。首先,土耳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其次,大家记得,土耳其一贯反对在情况特殊的半封闭海域适用12海里领海宽度的界限。因此很明显,在爱琴海这个特殊情况中,不能把12海里界限当作一种已具备习惯法特性的规则适用于土耳其。第三,《公约》第三条设想的12海里界限既不具有强制性,也不是一种可自动适用的界限。它是视情况许可在《公约》第300条所包含的一般性国际法原则规定的限制范围内可适用的最大许可宽度。这项原则就是,各国有义务以不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权利。

正是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95年6月8日通过了一项宣言,表达了土耳其的合理关切,以及针对希腊对爱琴海的野心它决心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希腊通过捏造所谓土耳其的威胁企图掩盖的真正威胁。

关于在卡达克岛礁山的危机,又是希腊把平民、士兵和旗帜运到那里,单方面企图取得对这些无人居住小岛的主权。面对此类赤裸裸的花招,土耳其不能也不会保持沉默。在卡达克,希腊企图通过既成事实和制造先例将它的主权扩展到除1923年《洛桑条约》和1947年《巴黎条约》割让给它的岛屿之外的一些岛屿。国际文件尚未规定爱琴海小群岛、小岛屿和岛礁的地位,对它们的占有权也尚待确定。希腊企图制造既成事实,但土耳其政府却努力说服希腊通过谈判,在必要时通过适当的解决争端机制审查以前尚未由法律文件确定的这些小岛和岛礁的地位。土耳其不排除诉讼第三方解决。又是希腊在玩弄虚伪的花招。希腊在声称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的同时,却又声明将“国防措施”排除在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范围之外。这清楚表明,希腊已违背它根据给予爱琴海岛屿非军事化地位的国际条约应履行的义务,将这些岛屿军事化。

因此,土耳其外长9月30日在纽约这里指出,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应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土耳其不会接受选择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希腊认为卡达克问题应提交国际法院,那么它同样应准备按照类似的方式将其它一些问题提交

国际法院,例如违背目前生效的国际条约对爱琴海东部岛屿实行的军事化和对爱琴海上空提出的10英里空域要求。实际情况是希腊外长潘加洛斯先生立即转变态度,拒绝了把与土耳其的其它双边问题提交国际法院的想法。

希腊外长还提出了某些指控,他说,塞浦路斯的文化 and 宗教遗产正遭到土著人的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提出这一指控的国家里,90%的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奥托曼土耳其古迹实际上无人照管,遭到弃置或被拆毁。在塞浦路斯,事实上是希族塞人在1963年-1974年的种族和文化“清洗”运动期间毁掉了岛上的土族穆斯林遗产。它甚至到今天仍这样做。土族塞人一方在维持和保护塞浦路斯北部的文化遗产方面作了值得赞扬的工作。1989年欧洲委员会关于该岛遗产的一份专家报告确认了这一事实。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文件讲述希腊奥托曼土耳其遗产的保护问题。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把它提供给感兴趣的代表团。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自然仍在继续。希腊一方长期以来一直企图嘲弄国际社会对事实的记忆。它假称,塞浦路斯问题始于1974年,因为土耳其一方进行干预,反对希腊军人集团和希族塞人把该岛兼并到希腊的企图。如果这个问题始于1974年,那么为什么联合国1964年就把维持和平部队派到塞浦路斯?这是因为希族塞人在塞浦路斯共和国于1960年一开始成立就有系统地摧毁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塞浦路斯国。在1963年到1974年,土族塞人被赶出政府和他们共同建立的国家的所有机构。他们被迫作为难民生活在他们在他们家园的聚居地。他们遭到恐吓、封锁、残杀,甚至遭受灭绝计划的残害,例如臭名昭著的阿克里塔斯计划。

结果自1973年12月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就一直是一个纯粹的希族塞人国家,没有任何法律或道义权利声称代表除希族塞人以外的任何人。土耳其1974年在希腊政变后进行的合理干预是基于土耳其、联合王国、希腊、土族塞人和西族塞人缔结的1960年《保证条约》。

我只需援引希族塞人领导人马卡里奥大主教在7月15日的希腊政变之后1974年7月19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土耳其代表的时间已到,因此请他结束他的发言。

坦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会很简短。我援引马卡里奥大主教的话:

“希腊军事政权无情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它的所做所为)毫不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

“政变造成了许多流血事件……”

“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全体塞浦路斯人民都受到损害……”(S/PV.1780,第9页)

我只是在读摘要。

在今年8月和9月的事件期间,有人看到在塞浦路斯有3人死亡。我要重申,我国政府认为,这是希族塞人一方推行制造紧张状况政策的结果。我们认为,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秘书长的斡旋。我国代表团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希腊外长的发言中有着如此众多没有根据的指控和矛盾。我们认为,该外长的发言是与他曾表示的在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建立正常邻国关系的愿望不一致的。然而,我们记得,土耳其外长的发言表示希望进行有意义、全面和注重结果的对话,希望彼此拿出诚意。我们希望这一提议将得到接受。这一进程也将促进联合国的原则和公认的国家间关系准则。

卡斯卡雷利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认为不值得对我们土耳其同事作详细答复,因为他正是重复了去年所说的话。我谨只指出:事实是不言自明的。土耳其20多年来一直以军队占领联合国的一个独立的会员国塞浦路斯领土的三分之一,无视所有联合国及大会的有关决议。土耳其人权记录尽人皆知极为不良的,并正在该区域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无视国际法和条约。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土耳其代表在答复希腊外长的发言时,提到塞浦路斯问题,这是一

个今天已列入本届会议议程的涉及入侵和占领的严重国际问题。土耳其代表徒劳无益的企图遮盖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所犯的罪行,躲在一个虚构的实体后面,而安全理事会称这一实体是非法的。实际上,安理会要求各会员国不要与它有任何关系。

然而对土耳其代表来说不幸的是,联合国会员国认定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而不是两族之间的争端,它连续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通过一个又一个决议。这些决议要求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从塞浦路斯撤走占领部队;让难民返回其家园和土地;尊重无论是希族还是土族的全体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然而土耳其利用它所扶植起来的非法实体掩盖其在塞浦路斯的可耻和无法接受的活动,造成了塞浦路斯的地理和人口的分割。土耳其代表团,谈到“清洗”。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他的国家自1974年以来一直企图在塞浦路斯这样做。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政策是分裂、分割和分治的政策。它以种族和宗教的理由强行造成我们人民的分割。在塞浦路斯有35 000土耳其部队,推行这种形式的种族隔离,这不仅违背联合国要求撤军的决议,而且是对国际公众舆论的污辱。它还构成对安全理事会的严重挑战,而安理会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确保对其庄严决定的执行。安全理事会自1975年以来一直要求外国部队撤出塞浦路斯。今天,没有一名土耳其士兵离开该岛,更有甚者:土耳其从其本土向塞浦路斯安插了85 000土耳其定居者。

土耳其代表用“保障条约”来为这种危害人类罪辩解。《保障条约》并未给土耳其用军事力量来推行其意志的权利。如果该条约要给土耳其使用武力的权利,就会违背《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所以土耳其的行动是犯罪行为 and 非法的。

确实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听到土耳其代表大言不惭地谈到人权和对文化的尊重。我并不认为他选择了历史上最佳时机来提出这一问题。人们一翻开报纸就不能不读到有关土耳其军队对其人民以及当然对塞浦路斯人的非人待遇,他们最近所犯的罪行是抗议,因为他们22年来一

直未能返回其家园和土地。土耳其军队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把一名塞浦路斯青年打死并枪杀了另一人。

坦奇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对于前一位发言者刚才的发言，他的对手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奥斯曼·厄尔图格先生阁下将以书面形式对这一发言作出答复，而我国代表团将把它的答复作为正式文件散发。对于我们的土耳其同事的发言，我想讲完我关于塞浦路斯的发言。希族塞浦路斯领导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是对那里局势的最佳阐述：

“希腊军事政权无情地侵犯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政权丝毫不尊重塞浦路斯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把其独裁统治扩大到塞浦路斯……”

“政变造成大量流血，并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

“这是一种入侵，侵犯了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正如我已指出，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的内部事务。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受到影响。希腊军政权的政变是一种入侵，而塞浦路斯包括希族和土族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受到其影响。”(S/PV.1780,英文第7页)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要再发言，但我要证实我早些时候所讲的话：即我们面对的局势涉及到一个正徒劳无益的试图掩盖其罪行并安排一个傀儡替它说话的罪犯。安全理事会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它谴责这个实体为非法的，并呼吁所有会员国不要承认它。实际上，除了对塞浦路斯犯下这一滔天罪行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会员国承认这个实体。

卡斯卡雷利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要作几点简单评论。我要指出，早在1974年7月，在土耳其入侵后，安全理事会立即通过了有关塞浦路斯的第一个决议，决议

呼吁土耳其入侵部队撤出塞浦路斯。其后又有相当多的其他决议，这些决议都坚持下列各点：撤出土耳其占领军、撤出土耳其定居者、难民安全返回、尊重人权、寻找失踪者的下落和其他许多问题。不幸的是，土耳其对所有这些决议都明显不尊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已听取了一般性辩论和行使答辩权的最后一名发言者的发言，现在我将作一简短的发言以结束我们的一般性辩论。参加于9月23日开始的一般性辩论的总计有181个国家的领导人，其中有12位国家元首、一位王储、17位总理/首相、17位副总理/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和106位外交部长。这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名单再次强调了对一般性辩论——这是185个会员国的领导人在既无畏惧也不偏袒的情况下各抒己见的唯一普遍机会——的重视。

辩论期间讨论的主要问题包含了所有的紧迫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作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国家的作用以及我们对全球问题多层面性质的了解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看来能够就共同定义趋向一致，我们对共同行动方针并不总是很明确或一致。

许多讲话重申必须改革联合国和恢复其信誉和履行诺言的能力以加强其相关性和适用性。尤其强调了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围绕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问题。

许多领导人着重论及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强调联合国成为发展合作主要论坛的必要性并详细阐明以统筹方式处理债务、贸易、财政和环境的必要性。若干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地区领导人对甚至更大的边缘化表示担心。他们谈到国际社会对他们为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随后融入全球经济的努力给予支持和协助的必要性。

一再提起的主题是考虑具体步骤，包括消除核武器和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突出的有裁军的所有各个方面，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禁止出口杀伤地雷和非法军火贸易。

中东和其他冲突地区的局势如非洲大湖地区、巴尔干和中亚也是主要关键，因为它们威胁脆弱的和平、当代

人和子孙后代以及各社会和各国的机会。人们强烈抗议暗中进行阴谋活动者,他们给无辜人民带来混乱、绝望和赤贫。同有关人权、妇女和儿童权利的问题以及公共咨询在卫星通讯时代的作用一起被提及的还有跨越边界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环境污染问题。

由于我们集体决心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时间安排,一般性辩论比预定计划提前一天结束了。只举行了27次全体会议,而不是预计的30次。据秘书处说,这可节约81600美元左右,还有在加班和其他领域的大量节约。我们从如何安排我们的工作方法中所吸取的教训应该成为联合国全系统基础工作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应得到各代表团和秘书处的承诺。它应发出一个小小的但却意义重大的信号:我们认真致力于促进联合国的效率,我们厌倦局外人的批评。

我们在工作方法方面的效率只是我们面临的任务的一部分。各委员会和全会的工作以及在那里作出决定的级别和方式都将决定我们成品的质量并起很大的作用。基于最低共同点的委员会和全会工作将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不会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现实世界产生影响。我还要说,各委员会和全会的工作列在我们将在各工作组中集体审查的问题之前,而且虽然人们强烈关心和注重我们在各工作组内所作的工作,但对于联合国的评价首先是看我们在各委员会和全会中的所作所为。

12月17日届会休会前尚有68天,在第51届会议结束之前还有272天。这规定了时间范围,鼓励各代表团在这一时间范围内对付各种挑战中的一些挑战,这次51届会议开始时一些领导人对这些挑战作了雄辩的界定。

我期望大家继续承诺和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确保通过振兴联合国使本届届会取得巨大成果。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结束对议程项目9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工作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宣布,原定10月14日星期一上午作为第二个项目对题为“为尼加拉瓜的恢复和重建提供国际援助: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后果”的项目36的审议将推迟到以后进行,时间待定。我也愿通知各位会员,10月14日星期一,大会将作为第二个项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98“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在此项目下,大会将讨论秘书长有关大会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第45/217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十年中期进度报告(A/51/256)。这是为了听取秘书长的发言。根据原定安排,发言者将在10月15日星期二上午作为第二个项目就此项目进行发言。

对议程项目25“联合国同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的审议将在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作为第二个项目进行,而非原定的10月24日星期四。大会也将在11月11日星期一上午作为第三个项目审议议程项目26“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8名成员的选举将在10月31日星期四上午进行。自文件A/INF/51/3发行后宣布的一切变化和补充将载于10月14日星期一发行的该文件的修订本中。

我谨进一步通知大会各会员国,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997年方案的自愿捐款现在将于11月8日星期五上午进行,而非原定的11月13日星期三。

下午4时35分散会。